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

話說太原，本古冀州之地，東連燕、豫，西界大河，北有寧武、偏頭、雁門諸關，坐制稱雄，屹然為神京右衛。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，北天津、登、萊，南則由寧波滋擾浙江，由瓜州滋擾三江。復援金人冊立偽齊故事，封了粵西巨寇員壽泉，竊踞金陵。於是淮海之間，大河南北以及兩湖，土匪蜂起，逆倭遂得以橫行無忌。朝廷賦額日虧，軍儲日絀，全靠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支應。山右尤畿疆屏蔽，西北膏腴。是年春間，豫州節度武公部，下官軍，迭獲勝仗。逆倭勢蹙，勾引河東土匪，竄入平陽，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，由草地潛入燕雲。幸明經略北來，士卒用命，漸次撲滅。是以駐節并州城中，相機勦滅。韓荷生就聘到軍，磨盾草檄，持籌高唱，此其餘事。始而冀州肅清，繼而協同豫州武節度官軍，克期勦賊，得以專籌各道軍餉。此皆韓荷生一力釀成，經略所以十分器重。

忽忽之間，早是十二月了。一日，探馬報稱：「口外回民聚眾數十萬，釀酒敵血，將由關外直撲宣化、錦州等處。」經略急請荷生計議，荷生笑道：「此謠言也。自古出塞必在春夏，目下窮冬，漫山積雪，毋論回民不是銅筋鐵肋。試想草枯水涸，人馬如何走得去呢？但邊境近稍寧靜，有此謠言，亦不可不早為防備。以愚見料之，大約回民將誑我張皇北顧，乘虛渡河擄掠，故造此謠言，教我顧彼失此。為今之計，當先委幹員前往潼關，探偵動靜，更傳檄雍州節度，早為捕治。蒲關一帶，亦不可不暗暗戒嚴。老經略高見以為何如？」經略喜道：「先生此論，洞徹匪徒肺腑。」

話猶未畢，祇見門上傳鼓，遞進蒲關總兵燒角文書一角，經略忙偕荷生一同被覽，道：

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，謹稟節帥大人閣下。敬稟者：十二月十七日午刻，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，「探得十六日夜三更，潼關城中失火，關門大開，回民萬餘人，鼓噪而入。一城文武，俱被殺害。聲言聚眾三十萬人，將行北渡」。卑鎮即刻出往河干察看，見賊兵帳房佈滿西岸。現蒲關守兵自裁撤後，祇有八百餘名。深恐兵力單薄，不足防禦。幸各鄉俱有團勇，力扼河岸。惟慮蜂擁而至，眾寡不敵。專此飛稟。

看畢，便向荷生道：「果不出先生所料。但事已至此，如何是好？」荷生慨然道：「此等烏合之眾，大人當以先聲奪之，便令解散，萬不可片刻遲延。今日已四下多鐘了，大人起馬，萬不及事。乞發令箭，調顏參將、林游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，連夜出城駐紮，五更兼程趨行，限五日到蒲。大人於明日未刻，統領大兵，出城十里駐紮，二十二日長行。某願隨鞭鐙，供大人指揮。」經略遲疑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固當以速為妙。但今日即行調兵，恐勢有不及，奈何？」荷生道：「左右翼兵即在本營，軍裝原無不備，著今夜駐紮城外，正為兵丁一切糗糧器械計耳。賊一路必有耳目，若知大兵即到，自然心生畏沮。據報『聚眾三十萬人』，此自狡賊虛張聲勢，然數萬人是必有的。此數萬人，未必皆無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田產，大半為賊逼脅出來。某請為密行曉示，令其自相離異。且平日官軍就道，籌餉辦裝，日延一日，救兵幾有遲至半個月，尚未出城者。大人朝聞警，暮出兵，鼠輩聞風，定當膽落。看某仗劍，為大人殺賊哩。」經略道：「先生計畫周到，即請先生同行，所有機宜，悉憑先生調度。」說畢，便傳中軍牽過令箭，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。

果然事權在手，威信及人。二十日一早，顏、林二將早已帶兵，向蒲州趨行去了。

第二日，經略亦偕荷生出城，將一切籌餉事宜，統交節度曹公。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，先解那一處，某處用某人，某人熟某事，開明節略，送給曹公。曹公接辦，自不費手，也著實欽服荷生材幹。這且按下。

且說顏、林二將，曉夜趨行。到得中途，忽奉令箭一枝，錦囊一個，內固封密札。二人忙拆開同看，道：

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，因潼關失守，勢復蜂起，攻陷陝州。兩將軍所帶左右翼兵，由小路星馳，抄至陝州，一鼓殲除，無留一人。再於硤石關左右樹林中，留兵二百名，不時巡哨，多設旌旗，以為疑兵。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至潼關，看城中火起接應，不得有違！看畢，急照密札催兵前進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顏、林二將，是何等樣人？顏參將名超，係武進士出身。林游擊名勇，係營伍出身。顏善使單刀，林善使畫戟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且兩人各有一樣絕技：顏參將能於百步之外樹林中，數過第幾枝第幾葉，射之無有不中；林游擊能發連珠箭，一開弓射倒三人，再無閃得過的。

祇是心氣粗暴，言詞大戇，動輒得罪長官。以致十年還是一個守備、一個千總。自經略到晉，克復平陽，會勦陳、汝，他二人便超群絕倫，為經略賞識了。不半年間，以軍功擢至參、遊，眼見得去總兵不遠哩。看官，汝道人生，可不要逢個知己麼？

閑話休講。說他兩人到了河南，果然土匪縱橫，焚村劫舍。顏、林兩將所帶皆百戰之兵，分路勦除，不日即將陝州收復。並按著東帖，在硤石關一帶，設了疑兵，專等十五日，到潼關接應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賊匪，據了潼關，十餘日不能渡河。城中不過數里地方，能夠搜得出幾多糧草？將向華陰進發，又被西安重兵攔住去路。將往河南擄掠，忽聞經略遣將，將陝州土匪斬殺無遺。並探得，一路均有伏兵，幾次出城，俱被官軍擊退。且烏合之眾，本無紀律，回人與番人，有勇無謀，弄得個個魂驚膽戰，已有散心。

忽一日，潼關城中，貼了幾十處大營告示，眾人瞧道：

欽差大臣經略西南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：為愷切曉諭事。爾陝甘回民，自李唐以來，轉徙內地，食毛踐土，千有餘歲。我朝天覆地載，漢民回民，從無歧視。乃者逆倭犯顧，天地不容，神人共憤。爾是已窮之技，豈無可突之圍。釜底游魂，苟延旦夕。爾等乃受其指揮，並勾番部，兼脅良民。豈知天上軍來，若風掃葉；漢家兵到，如日沃霜。

本爵欽承威命，統領元戎，招募悉拳勇之材，團練集爪牙之利。燕犀排出，爭淬芙蓉；代馬驅來，久肥苜蓿。四圍炮火，中天掣列缺之鞭；一片刀光，半夜射望諸之魄。蝟鋒立折，螳斧徒勞。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，但有如傷之念。十餘萬生靈就溺，誰無欲拯之心。

為此，特宣明諭：爾等俱有官骸，亦念驕誅之慘。誰無妻子，盍思孥戮之冤。兵弄潢池，原屬無知赤子；戈投牧野，即為歸順黔黎。本爵既往不咎，咸與維新。予以免死之牌，示之投生之路。倘執迷不悟，甘心從逆，則城破之日，必盡殺乃止。其毋侮！某年正月某日給。

於是回民，每夜輒有百餘人，縋城私詣大營，求給免死牌。旬日之間，來者愈眾，將十萬免死牌給發殆盡。

經略一切事務，俱與荷生計議。且屢奉嚴旨，急命克復潼關，便覺十分愁慮。那荷生每日，仍是輕裘綬帶，飲酒賦詩，並傳知蒲關城內居民，照舊安業，開放花燈。

到了十五日早晨，荷生在經略帳中，傳出令箭二枝，密札二個。一個與蒲關游總兵，一個與本營李副將。二人看了密札，各自分頭行事，眾人皆不知是何緣故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城中銀花火樹，一色通明。荷生乘馬，帶了五十名兵，在燈市遊了一回，自行出城去了。經略營門，毫不見些動靜。

再說顏、林二將。到了十五日午後，行至漁關二十里外。飽餐戰飯，預備接應。先差探馬探聽，回報：「大營、賊營，隔河相對，未曾打仗。」二人心中疑惑。不一會，日色西沉，月光東上。二人騎馬當先，逶迤望潼關進發。到了關前，已將近二更時候。祇見月明如晝，隔河大營內鼓角無聲，又無船隻渡河，只好將兵在河岸紮住。

又過了一個更次，仍無消息，四隻眼祇往城中看著。兵士們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都磨拳擦掌，等候打仗。猛然一回頭，見隔

河大營中，赤的的一枝號火騰起，直上雲霄。二將便知有了消息，便命眾兵一齊上馬。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。話言未了，關內信炮連聲，月明之下，倒看不出火光，祇見滾滾黑煙，沖天四起，人聲鼎沸。

二將便令軍士，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。麾兵上前，正要衝殺，隔河大營也就大開營門，萬炬齊出，都在東岸上列成隊伍，卻不渡河。那時城外賊營，正在睡夢之中驚醒，倉卒接戰。怎當二將的兵驍將勇，霎時已經死了一半，一半拋戈棄甲，沿河逃生。

正在追殺之際，城內關門大開，先擁出三五百人，皆是黃布包頭，大聲招呼官兵：「進城殺賊！」四望城上垛口，人俱站滿，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，上寫著，斗大的一個「順」字。二人看了大喜，且不去追趕餘賊，帶領眾兵殺進城來。

是夜，賊眾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，所以毫無防備。半夜，忽然聽得四處火起，人聲大呼道：「我等皆明大人官軍，投降者免死！」祇見賊首沙龍巴戟，帶著一干心腹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四散跑出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正要出城，迎頭遇著顏、林二將，一陣好殺。祇見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便折轉頭來，想出東門逃命。

二將隨後正趕，忽見賊匪紛紛倒地，四路炮響槍鳴，迎面在刀光中，閃出一將，手舞大刀，正在那裏殺賊，猶如砍瓜切菜。原來是蒲關游總兵。見了二人，十分大喜，便道：「明爺有令傳與二位，見頭包黃布者免死！」於是合兵一處，搜殺城中番、回及各部，救滅煙火，安撫良民。

此時已是四更，城內城外，這一陣殺死的賊，約有萬人，投降者亦有萬眾。祇有賊首數人，尚帶著一夥悍賊，拚命殺出城外。又合城外的餘賊番人、回人，一共尚有數千，便想渡河往西搶掠。

忽見隔河岸上，一片火光，綿亙不絕，遂教番兵引路，打草地內順著河，往西行走。卻喜回頭一看，並無追兵，遂放心大膽而進。意欲待天明之後，尋著村莊，攜些飲食。

又走了一個更次，已是五更過了。約莫也走了二三十里，月色漸漸西沉。拂拂曉風，吹得那河岸上，敗葦叢蘆沙沙亂響。遠遠望見河旁，似有幾輛大車停住。往前再走，荒草愈多。正在尋覓路徑，忽聽一聲炮響，三面火光驟發，前後俱被大車滿載柴草，灌上了油，把路都塞斷。一陣風過，遍地的枯草烘烘燒著，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鐵炮，引著藥線，直裂橫飛。祇燒得這一夥數千賊匪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祇往河中亂跳，溺死的也不計其數。其餘均焦頭爛額，血染黃沙了！

看官，你道這場火，是那裏來的？就是荷生早晨，派的李副將在此埋伏，算定賊軍必由此路，故此燒他一個盡絕。

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，正在高阜瞭望，見大功已成，十分歡喜。時東方已白，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，向潼關來。

方到關下，早望見經略大纛，正在渡河，顏、林、游、李四將，皆列隊相迎。經略一到西岸，見了荷生並四將，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：「深勞先生妙算，並諸將勤勞，一戰功成，可喜可賀！」送與荷生並馬人城，出榜安民。將生擒賊首，一齊梟斬示眾。委員訊問未出城回民：有眷屬者，悉令回籍；其單身者，交地方官安插。

時雍州節度駐紮同州，約期相見，高宴三日。破石關伏兵二百名，亦已調回，大兵便凱歌渡河，回太原去了。凡秦晉官民，無不仰慕荷生丰采，每出，至道途擁擠不開。看官，汝道熱鬧不熱鬧呢！正是：

苟有用我，帷幄運籌。輕裘緩帶，名士風流。自是逆倭聞風，再不敢窺伺山右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